

她知道，你将如何死去！

知更鸟女孩

2

沉默之歌

[美] 查克·温迪格 著 朱禎子 译

MOCKINGBIRD

W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M O C K I N  G B I R D

知更鸟女孩

2

沉默之歌

[美] 查克·温迪格 著 朱祺子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知更鸟女孩. 2. 沉默之歌 / (美) 查克·温迪格著;
朱禛子译.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10
ISBN 978-7-5500-1957-7

I. ①知… II. ①查… ②朱…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46082号

江西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4-2016-0314

Mockingbird by Chuck Wendig

Copyright © 2012 by Chuck Wendig.

Published by agreement with Donald Maass Literary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Beijing White Horse Time Culture Development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话 0791-86895108(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编辑热线)

网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名 知更鸟女孩2沉默之歌

作者 [美] 查克·温迪格

译者 朱禛子

出版人 姚雪雪

出品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王瑜

责任编辑 杨旭

特约策划 高蕙

特约编辑 王婷 王瑜

封面设计 小贾

封面绘图 so.pinenut

版权支持 高蕙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1/32 880mm × 1230mm

印张 11.25

字数 220千字

版次 2016年11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500-1957-7

定价 36.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6-331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第一部分

禁笼中的少女

她只是一只鸟困于镀金笼之中，
一道美丽的风景印入眼瞳。
你或许只见到她的无忧与笑容，
然而并非如此，尽管她看上去那么无忧无虑。
想到她被浪费掉的生命，这是一件多么悲伤的事情。
因为青春不与年岁相配；
她的美貌却被一个老翁的黄金收买，
她是一只鸟，囚禁在镀金笼。

——《镀金笼中鸟》

亚瑟·J.兰姆，哈利·范·蒂尔泽

1 船底

啐。

防晒霜。

啐。

山核桃饼干。

啐。

卫生棉棒、沙滩浴巾、明信片，以及，一罐莫名其妙的绿豆。

米莉安用戴着黑色手套的那只手拿起每件物品。然后把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刷过扫描仪。有时她会低头，凝视着一闪一闪的红色激光。她本不应该那样做。但也无妨，这可以视作她崭新生活的一个小小的叛逆表现。或许，她认为，这红宝石颜色的激光束会带走她思想中使她成为现在这样一个自己的那一部分。使她变成脑袋被骡子踢了的智障，处于忘却烦恼的幸福之中，压制对抗着她那有机玻璃外壳的墙壁。

“小姐？”

有人打断了她莫名其妙的思绪，将她拖回了现实中的收银台。

“上帝啊，怎么了？”她问道。

“你到底扫不扫那个东西？”

米莉安低下头，发现自己还握着那罐绿豆——德尔蒙牌。她无所事事地思量着要不要去猛击站在那边身穿夏威夷风沙滩穆穆袍的女人，磨损破旧的芙蓉花图案已遮挡不住她胸前沾着泥点的一半鲜红一半嫩白的肌肤。这两部分的分界线是一条可怕的、晒成褐色的线，仿佛卢比孔河一样。

取而代之的是，米莉安带着夸张的甜美笑容拿起罐头扫过扫描仪。哔。

“你的手怎么了？”那个女人问道。听起来很关切的样子。

米莉安晃了晃一根手指——如同一只跳跃的尺蠖在舞蹈。黑色皮手套发出吱嘎的尖锐声。

“这个吗？我必须戴着它们。你知道在餐馆工作的女人需要戴发网吧？她们是为了公共健康安全。如果我要在这儿工作，我必须得戴着这双手套。这是规章制度。我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引起肝炎的暴发，对吧？我得了喉癌 A，B，C 和那个非常糟糕的 X。”

接着，为了获取她的好感，米莉安抬起一只手做出准备击掌的动作。而那个女人却没有把握住这个击掌的机会。

相反，她脸上的血色退去，她那被晒红的皮肤转瞬变得苍白。

米莉安疑惑，如果她吐露了事实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哦，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当我与人肢体接触的时候，一部小小的通灵电影就会在我脑海上映，我目睹着他们死亡的时间，以及方式。所以我一直戴着这双手套，这样我就不用看到那些让人发疯的东西了。

其实背后更深层次的真相是：我戴着它们是因为路易斯让我戴着。

不是因为那双手套可以提供一个完美的保护，使她远离那些令她恐惧的通灵幻象。其实，除了路易斯，没人会触碰到她的任何部位。不过，

她仍旧戴着手套武装着自己。哪怕在炎炎高温之时。

在那个女人身后是一条七八个人的队列。他们都听到了米莉安的话语。她不是一个安静的人。队列中的两个顾客——一位身穿鸚鵡图案衬衫的像面团一样大腹便便的男士，以及一个胸前奇异地耸立着一对全球大小假胸的年轻女孩——不耐烦地摇晃着肩走出队列，把他们的商品放在两排之后的一个空收银台那儿。

那个女人仍然保持着强硬的样子，拉着一张苦瓜脸，她不知从哪里掏出一张信用卡来——米莉安想象她是从积垢着沙尘的下水道里掏出来的——然后像对待一个烫手山芋般迅速地把它扔到了柜台上。

米莉安正准备拿起这张信用卡来扫描，却被一只突然放在她肩上的手打断了。

她很清楚这是谁的手。

她转向她，佩吉，新泽西长滩岛船底杂物公司的经理。佩吉，她的鼻子一定拥有着强大的引力，以至于她脸的其余部分都被拖向她的鼻尖。佩吉，她那巨大的墨镜让人想起螳螂的眼睛。佩吉，染成橙色的花白头发，呈现出一个卷曲、笨拙的弧度。

该死的佩吉。

“你介意告诉我，你在做什么吗？”这似乎是佩吉开始每段对话的惯例。全部都夹杂着她那新泽西口音。“你介意告诉我你在做什么吗？”她分不清平翘舌，发不出后鼻音。把“水”说成“髓”，“咖啡”说成“咖灰”。

“用我们的精良设备帮助这位好公民结账。”米莉安心里这样念叨，却没有说出口。船底杂物公司，你在这儿可以买到一包热狗，一包大众品牌的卫生棉棒，或者是一把蠕动的寄居蟹，可以拿去送给您那尖叫成一团糟的、该死的鸟孩子们。

“听起来你像在给她制造麻烦。”

米莉安挤出一个牵强附会的笑容，“我有吗？那不是我的意图。”

完全是她的意图。

“你知道吗？我当初聘用你完全是帮你的忙。”

“我当然知道。因为您经常提醒我。”

“好吧，的确如此。”

“是的，我们刚刚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

佩吉布满皱纹的眼睛紧绷成一条肉缝，“你倒是有一张能说会道的嘴哈。”

“倒是有些人说我的嘴其实挺笨的。”

到目前为止，队列越来越长。那个身穿夏威夷风花朵穆穆袍的女人把她的绿豆置于胸前，仿佛这可以保护她远离这一天已经遭受的类似的尴尬。其他的顾客都睁大了眼睛看着，脸都拉得长长的。

“你自以为很有趣？”佩吉说道。

米莉安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对呀，我就是这么觉得。”

“可我不这么认为。”

“那咱们求同存异吧？”

佩吉的脸扭曲得如同一块块被拧干的抹布。过了好一会儿，米莉安才意识到这是佩吉愉快时候的表情。

“你被解雇了。”佩吉说道。她的嘴角僵硬地扭曲着，呈现出某种模仿人类笑容般的拙劣模样。

“噢，去你大爷的。”米莉安嚷嚷，“你不能解雇我。”等她意识到用“去你大爷的”这样的字眼不是保住工作最好方式的时候，为时已晚了。坦率地说，这如同脱缰之马一般，已无可挽回了。

“你骂我？”佩吉怒问，“去你大爷的。你除了给我带来悲痛还带来了什么？你来到这里，日复一日地闷闷不乐，就像有人在你的惠帝斯麦片里面尿尿了一样……”

“现在还有人吃惠帝斯麦片吗？我说真的。”

“我也不需要一个像你一样脾气暴躁的小贱人在我的店里撒泼。这个周末过了，这个季度就结束了，你也就结束了。没用了。收拾你的包袱滚蛋吧。我会给你寄去你最后一笔工资的。”

这次来真的了，米莉安心想。

她刚刚解脱。

解雇通知书。

她应该开心才对。

她的心情本应犹如笼中鸽见到鸟笼打开的那一瞬间一样，自由的鸟展翅高飞，远远逃离，遥不可及。此刻应犹如真实版的“听到音乐之声，山丘复苏，生机勃勃”，青春的裙摆旋转起舞，微风拂过发丝飞扬。然而她却感到犹如电池酸液灼伤般的愤怒与怀疑，在她喉咙后部交融。这种消极的情绪一直在不停增长，犹如蛇毒发作一般。

路易斯总告诉她要振作起来。然而，她却厌倦了鼓舞振作。

米莉安从胸前猛扯下她的名牌，这个名牌上印着“玛丽亚安”，因为他们印错了，而又不愿费事去重印一个。她把名牌狠狠扔到了身后。那个身穿穆穆袍的女人赶紧躲闪开来。

伴随着她的是一个待命已久的举动——她冲着佩吉那张犹如新鲜柠檬一样，皮肤凹凸不平，坑坑洼洼的脸竖起了中指——外面狂风暴雨即将来临。

她停下来。站在停车场里。双手不寒而栗。

一阵微微海风拂面而来。随之而来的是空气中海水的咸涩、鱼类的海腥，以及那盈盈余绕的椰油味道。滋滋声不绝于耳的毒蛇遍布停车场。

十几只海鸥为了面包碎屑你争我抢。闪避躲逃，深潜入海。咕啾抱怨，哭哭啼啼。沉浸于面包的碎屑与胜利的喜悦之中。

炎热难耐，微风也无济于事。

人山人海。人字凉拖的踢踏声，别人家小孩可怜的呜咽声，度假者们感受到这个季节即将结束而发出的没完没了、喋喋不休的叹息与抱怨声。一辆在长堤大道的慢行交通道上缓缓下滑的汽车发出了类似于低音线“砰”一声断裂的声音，充斥在她的耳畔。她不禁想到为什么这些声音听起来会与“咚哧——咚哧——咚哧——咚哧”这样的节奏音相对应，以及它是如何呼应她胸骨内侧犹如捶拳般迟缓的心跳。沃尔特，那个“购物车男孩”，向她挥挥手，她也向他挥了挥手，心想：他是这儿唯一一个一直对我这么友善的人。并且，也许也是唯一一个我会友善相待的人。其实他并非一个小男孩，实际上，他是一个生理发育有缺陷的五十岁的老人。

她心想，操蛋的世界。

她摘下一只手套，然后再摘下另外一只。

米莉安将双手都置于肩上——她的双手惊人的苍白，比她身体其他部位的肌肤更加苍白，指尖肌肤呈现出褶皱的状态，仿佛她一直在泡澡一样。

如果路易斯想要她振作起来，他会出现在这儿的。然而他却没有。

米莉安走回店里，把手指关节捏得咯咯作响。

2 米莉安·布莱克之解放

佩吉从最后面走进来，接管了米莉安所在的第二个收银台。米莉安大步朝她走去，拍了拍她的肩，伸出一只手——啊，假装握手，这是一个让人们去触碰她的老把戏。一旦触碰，这个微小的肌肤与肌肤相触的时刻就可以让那通灵的死亡画面在她脑海放映。她迫切期望看到这个女人是怎样上钩的。盼望若渴，如吸毒成瘾般极度渴望。

米莉安希望佩吉患了某种愚蠢的癌症。

“我只是想对你说声谢谢。”米莉安咬紧牙关撒了个谎。谢谢你患了那愚蠢的癌症，“想要以这种体面的方式，来握个手。”

然而，佩吉没有吃这一套。她低头望向米莉安的手，仿佛这不是一只手，而是一只令人厌恶的狼蛛。

握住我的手吧，女士。

我需要这个，我想要看看。

等了很久很久。她的双手着实地感到阵阵刺痛。她曾经憎恨过这个对于她的诅咒。她仍然痛恨这个诅咒，但那改变不了想用这双手去窥探

佩吉死亡画面的渴望。

快他妈地握住我的手。

“滚开。”佩吉说道，甩开了她的手。

嗡嗡声，瞬间消逝。

佩吉背对着她，继续为人们结账。哔，哔，哔。

“拜托。”米莉安说。现在情况紧急，她不自主地在颤抖抽搐，“来吧，让我们专业一点。”

佩吉无视她的存在。顾客们纷纷凝视着她。

哔，哔，哔。

“嘿！嗨！我在跟你说话呢。让我们完成这次该死的握手啊。”

佩吉甚至都没有转过身来，“我说，滚开。”

米莉安的双手隐隐作痛。她感觉自己如同一条可怜巴巴地望着主人吃牛排的狗一样——欲望，饥饿，在她的下颌蓄势待发，仿佛垂涎欲滴前的神经紧张。她只是想弹出这个软木塞，“好吧，你这个让人难以忍受的娘们儿，我这是逼不得已才选择用这种冷酷无情的方式来解决的。”

双脚坚定不移地站立着，米莉安抓住佩吉，把她转过来，掴了她一巴掌——

佩吉尖叫起来。她奔跑着却被一具正面朝下的尸体绊倒，这具尸体趴在船底杂货铺那铺满沙子的瓷砖上。那是沃尔特的尸体，那个推购物车的男孩。佩吉发现自己压着一摊血泊，但那不是佩吉自己的血。突然，她喉咙里爆发出一声哭号，那声音犹如被刀拉锯着脖颈的动物痛彻心扉的惨叫。然而佩吉的哭声并不孤单。整个杂货铺里人们的哭声此起彼伏，有的人躲到过道里，有的人夺门而出。接着，一个消瘦的男人从人群中开辟出一条道路——他并不是人群中的一员，他戴着墨镜，身穿黑色V领T恤，卡其色的裤子上沾着不知是食物还是机油还是谁知道什么的

鬼东西。他举起手枪，一个四四方方的格洛克手枪，接着“啪”的一声，子弹从佩吉的头颅上削掉了一块橙色的头皮，紧接着是另外一颗子弹如火车般疾速驶过她的肺部，她哽咽下最后一声隐隐约约的喘息。

——她手的力度逐渐缓和下来，佩吉的脑袋迅速回到原来的方向，但是此刻感觉到头晕目眩的那个人不是她。米莉安听到了血液冲过她双耳的声音，这让她昏乱茫然。整个世界都陷入一片混沌，她不相信这一切是真实的，她不相信这一切是她亲眼看见的。

佩吉的生命只剩下三分钟了。

三分钟。

这里，此刻，今日。

噢，上帝啊。

门开了，沃尔特吃力地推进来一批摇摇晃晃的购物车，但是他仍然欢快地吹着平日里他常吹的口哨曲调。

佩吉开口说：“我要报警了。”

米莉安听到了她说话，然而这些话语犹如一个漫长的回音，仿佛从水下传来一般。而她的眼神在一个男人刚刚步入队列中的时候，就飘散到了队伍的末尾。那个戴着深色雷朋墨镜的男人。那个身穿V领T恤，以及肮脏的卡其色裤子的男人。

那个持枪歹徒。

两分半钟。

这个时候米莉安看到了之前她看到的那些场景。一只乌鸦站在椽沿上，拖着脚一步一步地挪动。这是一只独眼乌鸦。它的另一只眼已遭损毁，露出秃秃的褶皱。

鸟喙发出啾啾之声，米莉安在她的脑海中听见它说：欢迎回来，布莱克小姐。

她眨了眨眼，鸟就消失了。

佩吉试图控制住她，试图去抓住她的手腕，但是米莉安没有时间。

“叮”的一声，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那个女人塞到了收银柜里。

米莉安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她感到茫然无措，与世脱离。然而不知何故，这种荒蛮游离的不确定感却让她感觉到了归家的温暖。

她绕到队伍的末尾，如同一架自动驾驶仪。用安全带将自己锁入了一段她无法操控的旅程之中。佩吉朝她咆哮。她却几乎听不见任何字眼。

队列中的人们纷纷注视着她。每当她靠近一点，人们就远离她一点。他们不想放弃自己在队伍中的位置，但是也不愿意离她那么近。

只剩两分钟了，也许更少。

她悄悄地贴近杀手的身后。杀手没有移动。没有眨眼。没有察觉。

佩吉站在一旁，吓得目瞪口呆。打电话让别人去报警。同时也喃喃说着关于自己所受到的攻击。她向顾客寻求帮助，帮助她制止米莉安，却无人出手相助。他们只是想买了自己那堆破东西然后全身而退。

有些人放下他们的东西然后选择了逃离。我实在受不了这些，他们也许是这样想的。米莉安心里所想的只关于这个杀手、枪，以及死亡。

“你有一把枪。”米莉安对她前面的这个男人说道。她说话的时候声音沙哑，舌头非常干燥，都贴到口腔上颌了。

他转过来一半身体，昂起脑袋如同一只迷茫的狗，仿佛他不相信自己刚刚听到的话语。

在杂货铺前面，沃尔特再次看到了她。并朝她挥了挥手。

她也向他回了礼。

这个男人突然反应了过来之前她说的话。

“他们让我杀了这里的每一个人。”

“他们是谁？”

“那些声音。”

“你不能杀这儿的任何人。”米莉安说道，一个空洞的恳求。只剩下一分半钟了。她知道这也无济于事。她说什么都于事无补。这个诅咒不会因为她的一句话而消失作用。自从一年多以前，她在老巴尼灯塔将一枚子弹射入一个大毒枭身体内的那一刻，规则就已然形成了。

命运想要，必会得到。

除非，除非。

除非她付出代价。血的代价。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偿命。只有那样一个如此之大的行为才能影响命运。若要改变一条波涛汹涌的河流流向，你需要一场天崩地裂的摇晃。

“你也听到那些声音了？”他问道。

“没有。”米莉安摇了摇头。她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她可以读出他嘴唇形状所描述的单词，尽管他没有发出声音，但可以看到他手指在空中的姿势犹如一只仰面朝天的甲壳虫的腿，可以闻到这个男人身上的汗臭以及机油味。所有的一切都了然于目：他是一个狂热的、真正的、给力的激进分子。

然而他是一个在执行可怕任务的激进分子。

在她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之前，他已掏出了枪。那支格洛克枪。

他的手迅速移动，卡住她的头部。她跌跌撞撞地被迫向后移动，然后跌到了她的尾椎骨，她看到她眼珠后部直冒出亮白色的金星。

时不再来的机遇已然溜走，就在她昏天暗地地跌坐在地上的那一刹那那间。

所有的一切看似变得非常缓慢。她犹如一只飞来飞去的蚊子，骤然被困于一滴树液之中。

一行血从她鼻子一侧迅速流下。

她几乎无力去找寻双脚所在的位置，去把它们安置于身下。

男人笔直地将枪举入空中，然后开了枪。

尖叫，躁动，骚乱。

他用枪瞄准目标，又一枪。前门被炸得粉碎。

米莉安站在那儿，感觉到阵阵头痛，各种彩色光影片段在她视野里翩翩起舞。他在他的身后，她的目光飘落到这个男人的手臂上，枪的瞄准器像一个定位机器一样追踪到位于一排购物车之后的沃尔特身上。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命运能得到它所想要的吗？

她对这个杂货铺很熟悉。在海滩季开始之前，她就开始在这里工作了。谁没有玩过环顾自己的工作环境来寻找“周围的什么可以作为武器”的游戏呢？也许她是孤独的。也许这只是她自己的游戏。米莉安·布莱克不属于大多数人。不再属于了。

她回过头来，抓住了一个东西的后盖。

一个长长的、不锈钢的、大双叉。

用于烧烤的。

开枪的那一刹那，她将叉子插进了男人的脖颈。

沃尔特尖叫着倒下。一辆购物车渐行渐远。

血液从叉子周围汩汩涌出，如同一个潺潺流水的喷泉。血开始浸湿持枪歹徒的脖子以及 T 恤领口。

杀手转向米莉安。一个笨拙的回旋，叉子从他脖子的一侧伸出来，看起来如同一个杠杆，你可以拉住它，使他毫无反抗之力。

她发现自己一直向下盯着格洛克的枪管。

“你总是把事情弄得乱七八糟。”他说，嘴唇被浸得通红。他的语气中并没有生气之意。也许是忧思的、悲恸的。绝对是悲恸的。

子弹从枪口一闪而出，转瞬即逝。她甚至都没有听到。

但她感到一阵天旋地转——这是一种强烈的灼伤感，深深刺痛到她的头颅，如同撒旦那灼热的目光。